



青莲文学

主办：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协办：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邮箱：qinglianwenxue@163.com

时光如水，蓦然之间，又是一年腊八到了。腊八，许多地方的习俗是喝腊八粥，而我们这里的传统是吃腊八饭。熬一锅豆粥，炒些许葱花豆腐丁放入锅中搅匀，然后下面条、煮熟，一锅腊八饭就做好了。说起来，还挺简单的。但真要做到恰到好处，色香俱佳、饕人口腹，却不简单。这让我至今犹念小时候母亲做的那一大锅腊八饭。

我老家在农村，小时候，家里的老房子有座连着大门的三间东房。北边一间里盘着土炕，是卧室，居中间一角线盘着一大一小两个锅灶，大锅灶在东南角，主要用来蒸馒头；小锅灶在西北角，主要用来做一日三餐；大锅灶西边，紧挨西墙，支着块大案板；大锅灶和案板中间紧挨着南墙根，放着一个水缸；小锅灶东边，盘着过冬用的土炉子。屋子中间靠着东墙，立放着吃饭用的矮腿四方桌。吃饭的时候，再把桌子搬到屋中央。这间屋子，既当厨房，又做餐厅，还兼具会客室的功能，一屋多用。就在这间屋子里，母亲给全家做了十几年的一日三餐，直到这三间房拆掉，重建为大哥的婚房。

为做腊八饭，母亲在腊月初七的晚上，就细心地挑好了黄豆、红豆、豇豆、花生豆，淘洗干净，泡在碗里。腊八早上起来洗漱完，先和一大团足够

母亲的腊八饭

淮战科

全家人吃好几顿的面，盖在面盆里醒发。然后把炕上的东西收拾干净，收拾好屋里，又开始打扫院落。接着，给鸡和猪拌食、喂食。等这些活都干完，母亲洗洗手，系上围裙，开始揉面、擀面。我相信，母亲是懂得时间管理学的，她对家务活统筹兼顾、井井有条的安排，绝对称得上是时间管理的大师。

母亲在案板上均匀地撒好一层薄薄的面粉，把醒好的面从面盆里拿出来开始揉，直到揉成扁圆形，然后从刀架上取下擀面杖，开始熟捻且有节奏地用力擀面，不时再撒些面粉，以防面和擀面杖粘在一起。直到擀成一张薄厚均匀的圆面片。

面片擀好了，母亲再撒上一些面粉，然后把面片一层一层折叠起来，每折一层，就撒些面粉，防止层与层粘连。待面片折叠好后，母亲便开始切面条了。母亲左手按着叠起来的面片，右手握刀，只见握刀的右手赶着按面片的左手迅速后退，而在刀的后面已然是切得粗细相同、整齐划一的面条。接着，母亲把切好的面条一把一把提起来，在手里抖抖抖，撒上面粉，放置在案板上。

面条备好了。母亲掀开小灶台上的锅盖，往锅里倒入适量的水，把昨晚泡好的豆子下到锅中，盖好锅盖。然后到柴房里，抓一把碾过的麦秸，放在几株棉花柴上，一起抱进东房的小灶台前，开始生火造饭。在灶火燃烧的间隙，母亲麻利地切葱花，并将冲洗好的一块豆腐切成丁。取出家里的长柄小炒勺，添一勺底油，放进灶膛里加热。油热

后，先放豆腐丁，炸至金黄，再放葱花，用筷子翻搅几下，撒些花椒面，再撒适量盐。此时，葱花的香味已经从屋里飘到屋外的院子里。

待锅里热气冒出，掀开锅盖，水哗哗翻滚，豆类在滚水作用下，翻上来，沉下去，已煮开了花，母亲便开始下面条。下好面条，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一边不时掀开锅盖，用筷子搅一搅面条。感觉面条快煮好时，母亲用筷子挑起一根放碗里，吹了吹，放嘴里咬一口，确认煮熟后，把炒好的葱花豆腐丁倒进锅里搅拌均匀，一锅带着豆红色汤汁，溢着豆香、面香和葱花豆腐香的色香味俱全的腊八饭，便大功告成了，一看就让人垂涎不已。

那天，放学回家的我，一推开家门，腊八饭的香气就扑鼻而来。我赶紧洗了手，搬好饭桌、板凳，端菜、摆筷，一边唤父亲、哥、姐吃饭，一边接过母亲舀好的一碗碗腊八饭，放到饭桌上。闻着香喷喷的味道，看着豆红色的汤汁，和卧在面条上煮开花的豆子、葱花、豆腐丁，我不禁食欲大振，甚至顾不上吃母亲做的其他几样菜，吃完一碗，又舀一碗，一连吃了三碗。晚饭时，又吃了两碗。

第二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县重点初中——安邑初中，吃住在学校。后来，读中专、上班，我再没吃过母亲做的可口的腊八饭。成家后，每年腊八，我们也做腊八饭，却始终吃不出母亲的味道来。母亲做的那顿腊八饭，成了我珍藏在味蕾间和脑海里的回忆。每到腊八，我的舌尖上便继续卷起母亲那顿腊八饭的味道。



小说

温柔的倔强

谭贵珍

小萍的生活，就像一条默默流淌的小溪，没有波澜壮阔，却满载着细水长流的温情。

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四点四十分，天刚蒙蒙亮。闹钟还没响，小萍已经醒了。身旁的丈夫还在沉睡，呼吸均匀而安静。小萍轻轻掀开被子，下床时特意放慢动作，生怕吵醒了他。左肩的酸痛让她皱了皱眉，连续几天的劳累已经让她有些吃不消了。但她没有揉肩膀，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一天的开始。

厨房里，小萍开始忙碌起来。凉水冲刷着她的手指，让她的手背显得越发苍白。她熟练地择着青菜，刀起刀落间，一盘胡萝卜小花整齐地堆在盘子里——那是女儿最喜欢的形状。她放下刀，看了眼墙上的时钟，又侧耳听了一会儿楼下卖豆浆阿婆的吆喝声，才安心打开了油烟机。

“妈妈，我要喝热牛奶。”一个带着奶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小萍转身，看到女儿揉着惺忪的眼睛站在门口。小家伙的书包带子已经耷拉下来，松松垮垮的样子让她忍不住笑了笑。

“好，马上就好。”小萍蹲下身，一边帮女儿系好书包带，一边不经意地抚摸到书包上的小兔子补丁。那是她前几天熬夜悄悄缝上的，为的是让女儿的书包看起来不那么破旧。

送完女儿上学，小萍开车上班。后视镜里，她看到自己的眼角多了几条细纹，额头的抬头纹在晨光中格外明显。她伸手去摸包里的护手霜，却发现那只廉价的护手霜已经用完了。她无奈地笑了笑：“等发了工资，给自己买支好的。”但下一秒，她又摇摇头，“还是给女儿买双新鞋子吧，她的脚又长了。”

办公室里，小萍永远是第一个到的。打开电脑，泡上一杯枸杞菊花茶，这是她给自己的唯一放纵。文件堆积如山，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时，她仿佛听到一首生活的交响乐在奏响。

“小萍，这个案子太重要了，客户要求明天上午就要方案，你能加个班吗？”部门经理站在她的桌前，脸上带着几分抱歉。

“好的，我来处理。”小萍微微一笑。放下电话后，她看到屏幕上显示的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婆婆打来的。她叹了口气，赶忙拨了回去。果然是关于女儿晚上的课外班接送问题。小萍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决定订一份外卖，让婆婆不用操心晚饭。

夜深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小萍一人。桌上的台灯映着她专注的侧脸。手机忽然震动，女儿的语音消息传来：“妈妈，我今天数学考了满分！老师说要发给我一个小红花！”稚嫩的声音带着兴奋，让小萍的眼眶瞬间湿润。

“真棒！妈妈为你骄傲！”她一边回复，一边小心掩饰住声音里的哽咽。

回家的路上，小萍在便利店买了女儿最喜欢吃的草莓味冰淇淋。尽管自己的胃因连续几天没好好吃饭隐隐作痛，她仍然觉得满足。推开家门，她看到女儿抱着一个手工制作的相框跑了过来，相框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那一刻，小萍所有的疲惫都被泪水冲刷干净。她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低声说：“傻孩子，这么晚还不睡。”

深夜，家人都已入睡，小萍独自坐在阳台上。初夏的晚风拂过脸庞，她翻看着手机相册。里面是女儿怯生生的表演、一家人的野餐、婆婆和女儿包饺子的嬉闹……她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落，却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她对着夜空低语：“我不觉得累，因为每一步都走在通向幸福的路上；我不觉得苦，因为生活的苦涩终将化作甘甜。”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小萍睁开眼，发现女儿不知何时钻进了她的被窝。小家伙的小手紧紧攥着她的睡衣，睡颜安静美好。小萍俯下身，亲了亲女儿的额头，在心里默默说：

“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不能轻言放弃的母亲；谢谢你们，让我成为一个不能示弱的女人。我的坚强，源于你们的爱。”



诗歌

夜行人(外一首)

王俞德

我一定会在天亮之前赶回来的

别担心路途遥远

夜太深太黑

请相信我，这一生

谨小慎微不仅仅是为了

活在这人间

更在于护紧深藏于骨髓的光

再黑的夜，都会照亮脚下的路

如果有人擦肩而过

我甘愿赠送几缕

我相信，每个生命都有与生俱来的光

无论你是否看见

它都在内心闪烁

请相信，我自己的光

足以定位黎明的方向

不必深究大寒有多寒

有没有雪花

有没有北风刺面

这一天，千百年来

都叫大寒

我从小寒走来

风霜雪雨都见识过

无非是肉身有点颤抖

内心有些局促

每个毛孔的弹性得以确证

至于迎面而来的大寒

透过大字的外衣

听见冻土之下正在集结转机

冰雪融化是迟早的事

再寒也撵不过善良的春天